

恩重如山

□郑云生

三八节到了，一篇嫂娘的故事，令我潸然泪下……

“嫂娘您不仅是家中的顶梁柱，更是我心灵的港湾。您的胸怀如同春风化雨，滋养着我的心田。您的每一句叮咛，都深深温暖着我。您无私的付出，让我懂得了爱与被爱。您的言传身教，都是我最宝贵的财富。嫂娘，您辛苦了，我永远感激您！”

那是1950年6月25日，美国出兵朝鲜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江对岸的中国。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“雄纠纠气昂昂”地跨过鸭绿江，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，一举把“美李匪帮”从鸭绿江边赶出“三八”线，迫使美国1953年7月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。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取得伟大胜利。

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，无数中华儿女永远“留”在了朝鲜。刘金环的丈夫许宝贵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

1950年，刚结婚一年的许宝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，奔赴朝鲜战场。临行前，妻子刘金环恋恋不舍地为他整理好行装，噙着泪水送他出了家门。

送走丈夫的第一天，刘金环便期盼着他早日回来。可等啊，盼啊，接到的却是一份烈士证书。

一家人悲痛欲绝。刘金环几天几夜不吃不喝，呆傻了一样。

许宝贵是家里的长子，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只有7岁和3岁。获知他牺牲的消息时，他的母亲正身怀六甲，因悲痛过度，三个月后生下小儿子，产后第二天就永远离开了人世。不久，父亲也因肝癌辞世。

半年之间，丈夫走了，婆婆走了，公公走了。面对一个破碎的家，26岁的刘金环

手足无措，其窘迫境况可想而知。但苦难往往让人变得坚强。刘金环为小弟取名叫“自强”，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，承担起了“母亲”的责任。

刘金环没当过母亲，可对年幼的弟弟妹妹却比母亲照料得还要细致入微。寒冷的冬天，家里无柴无煤，怕弟弟妹妹们夜里冻着，她与弟弟妹妹挤在一个炕上，让大弟弟与自己通腿，将妹妹和小弟弟搂在怀里，用体温为他们取暖御寒。一夜之间，她要起来好几次，给小弟弟喂吃的，换尿布。

为把小弟弟养大成人，她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买回一只母山羊，挤羊奶喂他。她常年累月地吃糠咽菜，把不多的一点玉米面省下来，尽可能地让弟弟妹妹们吃饱。她常说，“大人吃一口，孩子吃一顿”，有时饿得眼花也不去咬一口掺有玉米面的菜饼子。小弟弟渐渐长大，学会说话了，与哥哥姐姐一样叫她“嫂娘”。

在那极度艰难的年月里，她用羸弱的身躯干着与男人一样的农活，回到家还要洗衣、做饭，夜里还要为弟弟妹妹们飞针走线。

刘金环为弟弟妹妹们想得很多，也想得很远。以当时的家境，她竟然将三个弟弟妹妹无一例外地送进学校，说是砸锅卖铁也得让弟弟妹妹们读书。

弹指10年过去，17岁的大弟弟见她出工、做家务累弯了腰，说：“嫂娘，现在我长大了，以后我去队上挣工分养活您和弟弟妹妹，您多歇歇吧。”刘金环说：“不用！咱多挣点工分，攒点钱，将来好为你成家。”5年后，她张罗着盖起了4间土坯房，为大弟弟娶了媳妇。

过了4年，小弟弟考进了一所名牌大

学。那段时间，她心里高兴啊，夜里都经常笑醒，笑着笑着眼角就挂住了泪……

又过了两年，妹妹要出嫁了。出嫁那天，妹妹哭成了泪人儿：“嫂娘，为了我们，您既当爹又当娘！现在我要走了，家里只剩下你自己，我放心不下啊！”妹妹哭得伤心，听得迎送的人们心如刀割，泪光闪闪。

妹妹出嫁后，大弟弟和弟媳要她搬过去一起住，她说：“不用了，小弟弟放假回来不方便。现在我得守着这个家，等小弟弟工作后成了家再说吧。”

小弟弟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县委当秘书。发第一个月工资那天，他借了同事的自行车，骑了30多公里路，把工资如数交到嫂娘手中，还让嫂娘亲自数一下自己第一次挣来的钱。刘金环把小弟弟搂在怀里，噙着热泪说：“小弟呀，你这样有出息，嫂子算没有白熬，也算对得起咱死去的爹娘了！”许自强哽咽着说：“嫂娘，没有您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！”

1978年，小弟弟恋爱了，谈起了自己的身世，说到了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嫂娘，未婚妻肃然起敬。两人商定，婚后将嫂娘接来一起生活，让她后半生好好享幸福。

婚礼上，一对新人站到嫂娘的面前，司仪说：一拜天，二拜地，三拜嫂娘！两位新人异口同声地说了声：“嫂娘，您辛苦了！”双双跪倒叩头，此情此景，纵使铁石心肠的人见了，也要落泪。

从那以后，每到周末，小夫妻俩就骑上自行车回家，给嫂娘改善一下生活，全家人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。1985年，他们有了固定的住处，立即将嫂娘接了过来，亲娘一样地孝敬着。

小弟弟脑子聪明，又肯出力，不到两年就成了县委的“笔杆子”，很快被提拔为

县委办公室分管文字的副主任。因经常有文章见诸国家、省级党报，引起了各级领导的注意，不久又调到市里、省里。

职务高了，工作自然忙了，但在嫂娘面前，他始终没有改变“小弟弟”的心态，一有空就为嫂娘梳头、洗脚、剪指甲。2004年春，嫂娘把他们夫妻叫到跟前：“我几年没有回家看大弟弟和妹妹，想他们啊！我要回家与他们住一段时间，跟村上的老伙伴们说说话。你们送我回去吧。”嫂娘的身体很好，但她也许隐隐有种预感，怎么劝也留不下，一定要回去。

回到老家，大弟弟夫妇对嫂娘敬爱有加，变着法儿地让老人过得快快乐乐。村上的老姐妹们也常来与她聊天，这让她心里舒坦。

可是，终归年纪大了，2004年10月19日，她突然病倒。此时，已是某部门领导的小弟弟正在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得知嫂娘病危，心急如焚，让爱人和孩子立即赶回家去。

2004年10月21日上午，刚刚走出会场的许自强接到哥哥哭着打来的电话：“嫂娘去世了！”他痛哭失声，驱车数小时赶回家。他让司机将车停在村东离家200多米的河坝上，哭喊着：“嫂娘！您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！没能送您走是不孝啊！”三步一叩首，一直叩到家门。一位近门婶婶迎上来哭着说：“孩子，你嫂娘去世前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她就是没能看见你呀！”许自强五内俱焚，爬到嫂娘灵前：“嫂娘！您为了我们可是不容易啊！”七尺男儿，竟数次哭昏过去……

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走了。但她的灵魂仍将眷顾着自己的亲人，那颗朴素的心灵，依然在深情地跳动……



青州广电



青州新闻网



徐炳学 摄

春雪二题（新韵）

□崔安正

一

漫舞琼晶玉露凝，落妃池墨雪莲蓬。

寒英不舍严冬去，却恋春枝破晓声。

二

春雨飘零寒未消，琼花俏媚落宵宵。

满园桃蕊初芳艳，又见银妆抱嫩条。

雨加雪即景

□陈兴华

细雨蒙蒙二月新，琼妃赴约做情人。

冰仙无意邀残冷，梅影含香争早春。

莫叹云浓芳景却，且将柳润物华臻，

童儿玩雪也堪乐，片片梨花裹满身。

春雨感怀

□张忠武

暮晚乌云疾，晨泽稼穡田。

滋禾翠叶稠，润枝杏蕊艳。

渴解柳动萌，流涨溪消旱。

堰埂纵歌喉，雨听莺婉转。

邀友斟浊酒，清茶重有缘。

故知梦万里，思绪藏诗篇。

春光好·早春遣怀

□刘正齐

桃初蕊，柳芽萌，杏花荣。竹影交枝通小径，顿生情。

薄雾萦回远岫，斜阳浅透幽庭。闲品新茶安静处，净心灵。

浪淘沙·寒梅思雪

□冀荣友

愁结黛眉颦，欲吐还吞。凭栏望断一江云。霜女不知天外信，憔悴离魂。

旧约忆犹新，何事羁身。思君无梦醉千樽。解语多情须趁早，携舞芳春。

母亲的“牛蛋儿”茶壶

□张德民

母亲酷爱喝茶，从我记事起她就喝茶，直到去世那天床上还摆着她的“牛蛋儿”茶壶。

古人对茶壶有很多雅称，茶中君子、壶中仙女、茶楼一景、茶道之源……但在我们潍坊青州老家管茶壶叫“茶塑子”。母亲的“茶塑子”拳头大小，圆圆的，黑不溜秋，母亲叫它“牛蛋塑子”。

早些年，我们家经济不富裕，喝茶就喝那些从大集地摊上买来的叫不上名字的茶叶，不是干棒子似的挺粗，就是飞扬扬的茶叶沫子，泡出来的茶水浓浓的，像极了中草药汤。可母亲端起茶杯，把嘴唇撇得老高，对着杯子边沿轻轻地左右摇晃着吹，吹跑了表层漂浮的茶叶后，小心翼翼地吸吮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我抢过杯子喝一口，焦苦！

长大以后，我也慢慢喜欢上了喝茶。每逢周末下班回到老家，总是跟母亲对饮品茶。随着家里经济条件越来越好，茶的品质也越来越高。不瞒大家，那浓浓的“草药汤子”茶早就不再喝了。在我家茶柜里有各种各样的茶，而我跟母亲最爱的却是踏雪兰妃。

说实话，踏雪兰妃茶既有蒙顶甘露的清香，又有沁人心脾的兰花香味儿，呷一口轻柔入口，心旷神怡，真是“一片新茶破鼻香”。

跟母亲对饮品茶，她用她的“牛蛋儿”茶塑子，而我喜欢用透明的杯子泡茶。因为使用透明的玻璃杯子泡茶，可以透过晶莹剔透的杯体，看到片片茶叶在沸腾滚烫的水中上下翻飞舒展的情景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我就联想到磕磕绊绊的人生。

人生不易，也是短暂的。母亲已去世四个年头，但是，我跟母亲品茶的情景还在眼前。如今，再回老家，独剩我一个人喝茶了。母亲的那个“牛蛋塑子”随母亲去了，我还在用我的玻璃杯子泡茶。透过袅袅升起的水雾，母亲的音容笑貌那么清晰。小时候，母亲骑着大轮自行车带我去姥爷家，我总是坐在自行车的横梁上，母亲说等你长大了，骑车子带着娘。她使劲儿蹬着车子，两个膝盖儿上下交替摩擦着我的小腿儿和屁股，嘴里呼出的热气吹的我头发一掀一扬。对了，那把“牛蛋塑子”就是姥爷送给母亲的，也算是陪嫁吧。

母亲干过教师，有文化。她说喝茶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，人要“善于思，敏于行，呐于言”。还别说，在文革时期，有文化的母亲编写了歌词，谱成曲儿，又跟生

回馈

□杨树岭

年初，一部描绘亲情的电视剧《六姊妹》在央视热播。作为家庭里同样也有六姊妹的我一下子被题目深深吸引，不由自主一头扎进了剧情里。

《六姊妹》讲的是何家六个女儿的成长故事。六个女儿各自有着不一样的性格，不一样的人生。在父亲何常胜因车祸离世后，她们经历生活的一次次磨难和变故，最终靠坚忍不拔、积极向上的精神，靠姊妹们团结一心、互帮互助、毫无芥蒂的血肉亲情走出困境，找到了各自应有的归宿。

何家《六姊妹》的故事与我们杨家六姊妹的故事各有千秋，各具特色。但有一点却极其相似：那就是坚忍不拔、积极向上的精神，那就是团结一心、互帮互助、毫无芥蒂的血肉亲情。这种“硬核”便是两家姊妹直面生活难题，直面人生的力量源泉和强大动力。

我的大姐和二姐与何家老大何家丽很是相像。何家丽是何家的顶梁柱，大姐二姐则是我们杨家的功臣。为了支撑我们这个姊妹多、担子重的家庭，她俩小年纪就帮衬父母下地干活，操持家务，维持生计。大姐常提起当年母亲的“苛刻”，她不光不让两个女儿上学，连晚上的“识字班”也不给一点空闲去上，因为要看弟妹、洗衣服、干一些零七八碎的家务活。总是把她们抓得死死的。当然，大姐也深知母亲的不易，心疼母亲的艰辛；一个小脚女人操持七八个孩子的吃穿，不对老大老二下一点“狠心”，下面的孩子该怎么养活？其实母亲也是被生活逼的呀！二姐从小老实巴交，话语不多，又极能吃苦耐劳，在我们杨家跟大姐不分伯仲，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如今，大姐、二姐年纪大了，况且身体又都不好。该是姊妹们回馈她们的时候了。

大姐因脑血栓瘫痪在床已三年多了，失语、吞咽困难等杂症让她受尽折磨。姊妹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可又无能为力。尚且各有家庭拖累很难常到床前伺候。只能一有空闲就赶去探望，给大姐带去姐妹深情和心灵慰藉。我们还常常跟她视频“聊天”，让失语的大姐少些寂寞。大姐特别喜欢我们跟她视频，她看见我们就笑，难抑激动心情。大姐虽不能说话，但耳朵很灵。我们给她讲往事，讲姊妹们在一起的快乐时光，讲她给我们做的新鞋子多么合脚，缝的花裙子多么漂亮，讲她的温柔可亲，讲她对姊妹们的无私付出和百般呵护……我们讲得滔滔不绝，大姐听得津津有味儿。外甥女说：“这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候。平日她愁眉苦脸，一点儿笑模样都没有。一见到你们她就像晴了天似的，眉眼里全是笑。”为了给大姐增添一点点快乐，我们除了多去探望，常跟她视频之外，还能做什么呢？要说回馈与报答的话，这是多么轻微多么渺小的“薄礼”呀！但事已至此，我们也只能尽力而为了。（三年前大姐吞咽功能完全丧失，几天昏迷不醒，大米不进。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。冥冥之中与病魔拼死抗争的大姐终于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，并且坚持不用鼻饲。外甥女只好一点一滴把流食送进她的嘴里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她竟然能勉强吞咽了，这已是奇迹。大姐能硬挺到现在，一靠儿女孝顺，二靠自己有毅力，三靠姊妹们助力。这已是人助天助，往余生余，活一天赚一天吧，值了。）

二姐的身体一直不好。最近几年，她更是这病不去那病来，西药中药不离身。去年又在门外摔了一跤。腿折了，腰不听使唤了，也躺在床上动不了了。

好在，二姐的孩子们也都孝顺，家庭条件还不错。给二姐看病治病都不用我们操

心。这不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二姐的腿和腰都不疼了。在床上也能活动自如了。三外甥说：“俺娘上了年纪，变懒了。不想自觉锻炼，这样还能离开床铺？还有好起来的希望？眼下最关键的是要她下地活动，坚持锻炼，这样彻底康复不成问题。姨们的话俺娘最爱听，你们得好好劝劝她呀！”劝人的任务可挺难的。但大姐二姐都是我们的亲姊妹呀！“打断骨头连着筋”，扯扯哪个也心疼。为了二姐早日康复，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

姊妹们每次来探望她，都鼓励她拿出当年那股为家为弟妹不怕吃苦，坚韧不拔的劲头来。一定要自己下床走路，一定要自己照顾自己，若躺在床上不起来，若光靠别人伺候，你就废了，你就彻底完了。二姐每次听罢都信誓旦旦地保证：“放心吧，我会听你们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先在床上活动，等有劲了，我再下地活动。我就不信，会成为家里的累赘！”可再去探望她时，仍是老样子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那次我有些生气地问二姐：“你想活着还是想死去？”她说：“我想活着。死了就捞不到跟咱姊妹们在一块了，捞不到见亲人了，再也享受不了好日子了。”我告诉她，想活着就得活出个样子来！只要有一口气，就咬牙爬下床来，把住床沿练体力。不到一个月，你就下得了床了，你就能推着助力车走路了。你不像咱大姐，她是脑血栓犯了四次才把地击倒的。你只是摔了一跤，腿已经不疼了，身体已经能活动了，为什么还赖在床上要人伺候呢？为什么不自救呢？为什么不咬牙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呢？

我又给她讲了我们小区张大姐和她老伴儿的真实故事。张大姐和她老伴儿都得病了，都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——腿脚不灵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行动需用助力

车。儿女工作忙没有时间照顾老俩，就靠二人互相依靠着过日子。张大姐有恒心有毅力，天天推着车子在小区来回走动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腿脚灵便了，走路利索了。又过了一年，她扔掉了车子，自己慢慢行走。如今，张大姐越走越溜，赶集上店逛超市完全没问题。而她的老伴儿早在两年前就去世了。张大姐痛心地说：“我家老头子又懒又心胸狭窄。别说自觉走走练练，就是催着哄着让他锻炼他都懒得动弹。说急了，他就生气，就跟你吵闹，还拉着个长脸十天半月不跟你搭话。一个人一个命啊，他自己都不想活了，谁还能救得了他?!”听完这个故事，二姐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说：“不能再懒了，不能再拖了，我得咬牙坚持，我要自己救自己！”从二姐坚定的眼神里，我终于看到了希望。

我还告诉二姐，姊妹们只能给你助力，但终究不是你的翅膀！除了自渡，谁也爱莫能助！起来，就是天堂，躺下，就是地狱。你自己选择吧，二姐！

前天给大外甥打电话问起二姐的近况，他高兴地说：“俺娘这阵子好多了！推着助力车能走十几步了！”他还感谢姨们“劝说”的功劳。我说：“劝说是外力，自己觉醒才是关键的关键！多亏你娘还有一股子韧劲，不然就彻底完了！”此时，我推开窗户，一缕春风拂面而来。我深深吸了口甜润的空气，顿觉豁然开朗，神清气爽。我心里忽然涌现出《六姊妹》中的一个镜头：大家手拉着手，说笑着，嬉闹着，走在乡间小路上……这是多么熟悉、多么亲切的一幅图画啊！是何家六姊妹心心相印的一处特写，也是我们杨家六姊妹骨肉相连的真实写照！珍惜吧，姊妹们同框的欢快日子！祝福吧，姊妹们共在一个世界的美好时光！